

文學聲籟 傾聽懷想

文／林韻梅 作家

「在視覺影像蔚為主流、白紙黑字漸漸不再為讀者青睞，除了閱讀，我們還能以怎樣的方式體驗文學？」2013年8月，文學行動館載來滿滿一車文學聲情。學習重新傾聽，聽詩文裡的各家心緒、人物性情；各色各樣的聲音引領進入作者分殊心靈樣貌，平添懷想。

暑日，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車如約前來，在台東文化處前廣場，再度與民眾相見。炎炎日頭肆虐全台，台東自難例外；隱身館車，挹取文學心靈一隅沁涼。

一進到行動博物館，「常民之聲」首先迎面而來。原住民12族的神話傳說、漢族的故事俗諺，演繹各族群久遠累積的經歷、先民對生活的觀照與懷想，透過各族母語或揚或抑不同的腔口傳遞生命底層種種情味。

〈台灣人民生活史〉、〈勸世歌〉的影像格外勾起童年記憶。

民國40年代初期，保安宮廟埕前、小土地廟大樹下，「歌仔先」蹺著二郎腿、彈著月琴，講說悠遠人世。「我來唸歌哦，予恁聽啊嘸……」，「歌仔」大多七言，所以又稱「七字仔」；因是說加唱的形式，所以又稱「雜唸」。在收音機出現之前，唸歌和講古是台灣漢人最重要的娛樂。外曾祖母百聽《三伯英台》、《陳三五娘》的悲歡離合不知厭倦，為童稚戀愛觀啟蒙；醉心南北管的外公傾心於《戴萬生》、《民主國》，則在不知覺中栽下替庶民寫史的根苗。

40年代中期，真空管收音機已是家家必備。當此際，收音機不時傳出〈桃花過渡〉、〈挽茶歌〉、〈病子歌〉、〈相褒歌〉諸多或河洛或客家

的「台灣國風」，描摹幼女不甚理解的男女情愫。講古大埕也移轉到播音斗室，中廣林子惠先生用優雅漢文講說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水滸傳》等，從蘭州街頭走到街尾，不必擔心情節稍有遺漏；鍾愛古典文學，原來濫觴於此。

40年代末，羅蘭在警廣「你怎麼辦」開始發聲，生平第一次投稿正是此時，攢積零用錢買的第一本文學書正是《羅蘭小語》。

50年代，吳影將武士道與俠客江湖共治一爐；張宗榮後起之秀，稍稍改頭換面，就將金庸武俠暗渡進台語廣播的陳倉道，少年欲開未開的心性，似被牽引著往「仗義行俠」的路徑前進。

「有形的文字與無形的聲音之交鋒」？是耶？非也。周夢蝶〈詩與創造〉，詩人意向上帝爭右席，朗朗讀來，字字澄澈入心，這倒真是文字與聲音交鋒，但私心以為，設若詩人以獨創文字世界自豪，面對創造百千聲音宇宙的上帝，還是得謙虛些。

聲音是文字的母親。今日世界，無論哪一族群、何種文化，舉凡神話傳說，能流傳至今，原先靠的可全都是「出乎口，入乎耳」的聲音，後來才有文字來分勞。

聲音是文字的先行者。《詩經》國風是「飢者歌其食，勞者歌其事」，如果沒有「採風」的制

度，這些里巷傳唱的民間歌聲，或許老早湮沒，或者根本登不上文學殿堂。

聲音是文字的支撐。有些失明的「歌仔先」，沒能識字，卻是「講唱文學」高手；有些識字的「歌仔先」，將唸唱的「歌仔」抄錄下來，成為「歌仔冊」、「歌仔簿」，不知真是為配合聽眾的語言習慣還是對文字根源不甚了了，使用不少同義不同音的轉注字、省筆字，音同或音近的別字為數更多，因此被稱「白字歌」。如〈鄭國姓開台灣歌〉描寫昔時台北：「街頭巷尾真葉帖（殞殞），壁邊屎壺排歸列。衛生袂（未）曉通拼斷（盪），屎尿放勸（囡）路中央；戶蠅蚊蟲（蟲）否塊狀（無地鑽），勸（囡）塊（置）生孤（菇）煞（續）發毛。地方全部無整理，交通不便真希微；台北喜（彼）時無市宅，街頭巷尾專大埤。時代市區真荒廢，彎街越巷路真窄（隘）；亦無市場通買賣，第一鬧熱中南街。滿清時代無整頓，交通不使用航（帆）船；做官食飽倒塊（置）困（睏），精神專想燒烏煙。」就算被眾多「白字」所困，閱讀者一旦獲得聲音奧援，立即可以掌握歌者要傳達的意念：一些吃飽暈倒、只想抽鴉片的滿清官員，一個溝渠縱橫、窄街矮厝、骯髒混亂的小城，牆邊屎壺尿罐羅列、路中蒼蠅蚊蟲鑽動，廢棄物發霉長出厚厚菌絲。藉由「歌仔先」含怨的歌聲，不僅閱讀到「歌仔簿」的文字，更閱讀了一座過往的城、一個遠去的時代。

「在視覺影像蔚為主流、白紙黑字漸漸不再為讀者青睞，除了閱讀，我們還能以怎樣的方式體驗文學？」宣傳摺頁上「緣起」之下，開宗明義「用聲音閱讀，用耳朵書寫」道出這次巡迴展「音以律文」的主軸所在。

聲音如何規範文字？只是音律鏗鏘、節奏明顯而已嗎？

師大「噴泉詩社」待了三年，從說話畏畏怯怯到敢站上舞台獨誦，是因認識到「詩以聲傳情」的絕妙。40年前，有緣親聆紀弦老師朗誦〈狼之獨步〉，那「颯颯颯颯」惹起平生第一次寒毛直豎的過癮；癮戒不掉，時而在鄭愁予的〈天籟〉下等候叮叮有聲的陶瓶，時而獨立鐘鼎文〈宋王台畔〉悽然悵望，時而跌坐周夢蝶〈孤峰頂上〉若有領悟。此番，帶著這些已模糊卻不肯忘的過往，來到曾貴海的〈夜合〉、利玉芳〈濛紗煙〉跟前，客語無輕唇，音聲裡展露一種文字以外的從容；後再聽龔虹讀〈淨水〉，曾經講述誦讀過她諸多台東詩篇，此番才得以認識她向佛後詩聲裡的純淨。

小說作者較難得以聲傳情，一旦出聲，人物現蹤。王文興讀〈背海的人〉，那蒼勁的「呵呵呵」道出這位爺想寫回憶錄的尷尬與掙扎；白先勇讀〈永遠的尹雪艷〉，穿白衣淨扮女子的嫵媚，活脫就是了；駱以軍讀〈西夏旅館〉，風霜可見；黃春明老師的〈死去活來〉，昔日曾聽他談起寫作因由，土地生人的韌性，講來笑談，實則傷懷。

原住民作家，就聽久不見的巴代讀〈走過〉，聽久久不見的阿媽讀〈利格拉勒阿媽〉。巴代說漢語一如往常的莊重，說卑南語時他可是活潑生動許多的；阿媽說起家鄉的五年祭，語調極其溫柔，和對晤時、通電話時聽到的爽利，大大不同。

2013年8月，文學行動館載來滿滿一車文學聲情。學習重新傾聽，聽詩文裡的各家心緒、人物性情；各色各樣的聲音引領讀者進入作者特殊心靈樣貌，平添懷想。✎